

“立夏抢三新，果实救人命。”小时候听父亲说这话，多是因为上年秋粮不足，导致次年春后荒；而到立夏时节，早熟的小麦和樱桃、梅子，就成了搭救人们渡饥荒的头茬果实。

那时，每逢一种救命的早粮、早果回家，母亲总要捧在手心，千恩万谢，我们兄弟姐妹因而视其为福星，是苍天赐予的神灵之物。同时，把立夏这个节气当成了马良的神笔，似乎是他大笔一挥，麦子黄了，樱桃红了，梅子熟了。长大后才知道，这是季节带来的物候变化，每一个节气，都会赋予大地不同的色彩，都会对农人的生产、生活产生不同的影响。

就说立夏吧，似乎一夜之间，就让人看到了由麦地蔓延至四方的山色泛黄，听到了杜鹃鸟儿发音清晰的“算黄算割”。于是，父母变戏法似的让我们看到了“抢三新”这种仪式感极强的农事活动。

父亲最早“抢”回的，是红如玛瑙的樱桃。

我家的樱桃树，只有两棵，一棵长在西湾的梅李子园南头，一棵立在门西的茶园西边。不是专意栽种的，属于落子自生的，父亲见其树苗胖乎乎的可爱，就留下了。树龄相差三年半，树冠大小差不多，原因，是后者长在茶园边，土深厚。

父亲去“抢樱桃”时，去的是茶园，因为这里地域开阔、光照充分，樱桃多半已经泛红，个别的已透亮了。他伸长手臂，把发亮至晶莹剔透的果子摘下来，算是“抢”回了首个尝新的对象。母亲尝了一粒，感觉甜到位了，正要评论，听到父亲问她“甜不”，才知自己成了今

立夏抢三新

○ 李焕龙

他问我家为何能在立夏当天就抢回了三新，抢尝了三新，我父亲笑道：老先生传的“立夏抢三新”，要害是抢先尝新，尝一点就算数，又不是全收，不必去等这等的。

年樱桃尝新的第一人。却因父亲摘了半早工夫连一粒都没尝，反而背回来让她“抢”了个尝新的先，抛去深情一瞥，心中无限感激。

父亲“抢”回的梅子，却没熟好。那些半生不熟的果子，咬一口，酸半晌，虽让人满口生津，但那汁浆中的生涩却让人不愿回味。

母亲见父亲只摘回两小碗梅子，且是青蛋蛋子，便作动手不动口状，选出一颗大的递给父亲，说声“估计还是酸的”，就转身去取水瓢。打一瓢水，倒入瓷盆，泡上梅子，听我父亲口中的“咔嚓”声只响了一半，便问：“酸得很吗？”父亲吸溜一声，又“咔嚓”起来，越嚼越有节奏，母亲便知立夏的梅子是可以尝新的了。

父亲“抢”回的麦穗，只有两背篓。他到屋后的梁上，在最朝阳的梁脊上瞅

了一下，见有两行麦子中，那些较长的麦穗因为每天最先领受阳光已黄透了，他便伸长镰刀，选割了这些黄灿灿的麦穗。

母亲将麦穗倒在院坝正中的竹席子上，只晒一个正午，它们就干了。母亲不用脱粒机，也不怕麦芒扎，戴上棉线手套，一次四五穗，双手合十，猛搓四五下，就搓净了麦粒。再晒半晌，端到磨台里，一手推磨，一手喂籽，只用一个小时，就把麦面推出来了。

立夏当天晚上，我家抢先吃上了新麦面做的面条。

袁家表叔听说后，吃罢晚饭就来取经。他说他家没有樱桃，早上去摘了绿色的五月桃；去摘梅子时，发现还是酸的，尝了一口就没摘；“抢”割了十几捆麦子，还在晾晒，准备明天晚上脱粒，后天磨面。

他问我家为何能在立夏当天就抢回了三新、抢尝了三新，我父亲笑道：老先生传的“立夏抢三新”，要害是抢先尝新，尝一点就算数，又不是全收，不必去等这等的。应节气的事，重点是应，应了就有仪式感，就算节气来了。

母亲装了一碗新麦面，取出梅子、樱桃，混装了一塑料杯，边递边说：“莫嫌少，尝个新。”这一个“少”字，封了袁家表叔的嘴，让他连个谦让之词都不好说的，一接过来，就道谢回家。

昨天晚上，听袁家表叔的大孙子说老家的麦子快黄了，梅子快熟了，樱桃已红了，我哦哦两声，说出“该尝三新了”，当下满口生津，心生感慨。他问啥叫“尝三新”，我说是立夏的一种仪式。他当下来了兴趣，我们便约下了返乡的行程。

黄瓜籽儿的结果梦，开始在谷雨的一场痛雨后。

那时，它刚刚落的泥土里，豇豆籽、葫芦籽、丝瓜籽，和它毗邻而居，大家的年龄，谁大不过谁几天。夜晚，你喂雨水；清晨，我饮清露。暖暖的太阳升起来，土粒的缝隙钻进明亮的光，暗室里仿佛打开了一扇窗，大伙都拼命膨大着身子往外挤。

黄瓜籽儿身微小，左冲右突挣裂了壳，芽头“嚯”地就顶出了土。嘿，这下豁亮了。外面有风轻轻吹，有云轻轻飘，还有蝴蝶扇着迷人的翅膀轻轻地飞。小瓜秧儿可不想当个小矮人，它的志向也远大着呢。它过一日长一寸，浇一水高一尺。不到满月，绿绿的藤蔓上就有小黄花开了。这花上一朵、下一朵，点缀在手掌般的叶片间。有知性的蜂蝶，嘤嘤嗡嗡萦绕四周，更有蚂蚁顺着瓜络远道来拜访。它们如此虔诚地载歌载舞，完全不像有些人，只喜欢虚伪地卖个情面。黄瓜花儿，不惊不乍，快乐自信。风来，与风和鸣；蝶来，与蝶共舞，纵有奇花异卉侧目，也不显半点卑微。它是因果而生呢。

黄瓜藤修长翠绿、筋脉柔韧，是一味苦口良药。有一年，五哥患了癫痫，每每发作呼天抢地、痛苦不堪。父亲听别人介绍了偏方后，就扯回了几截瓜藤，娘用沸水熬了。喝过三五次，五哥的病果然减轻了许多。小的时候，我倒不在意黄瓜藤有无药性，瓜儿败了，只是爱拔几根藤蔓挂在门旁的木棚上阴干。要是去田里捉黄鼠，或准备伏在水草间捉青蛙，就抽出几根缠在腰间。黄鼠捉住了，青蛙捕来了，就把它们一溜儿用瓜藤串起来。那成串的活物，东蹦西窜，呱呱、吱吱，让一个季节、整个童年

都生动鲜活了。

黄瓜是我见到的与水最为有缘的果蔬。一个小瓜儿冒出头，三天两头离不得水。水肥连得紧，指头长的小节节，两天就能长成个大棒槌。浇水迟缓了，不是瓜儿闪憋成了腰细腿短的大头娃，就是支棱着的叶儿打瞌睡。黄瓜喜水，爱美的女人却喜瓜汁儿。夜间睡觉前，脸上贴几片、脖子上贴几片。清晨起来，个个都白暂妩媚，面若桃花。

○ 孙文胜

清淡黄瓜

出于对黄瓜的喜爱，我几乎年年在后院种黄瓜。前年种了个品种叫压架瓜，瓜芽出土后，我和妻施肥、浇水、搭架，没觉得有什么异常。等到黄色的小花绽放后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今天刚刚摘了一大捧，隔天再去看，竹架上又吊满了长长短短的黄瓜，风摆瓜动，叮叮当当，像编钟奏起了丰收曲。

在汉语白话文里，能对黄瓜的天性做出最美丽最诗化描写的，在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中可以读到。“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，就开一个黄花，愿意结一个黄瓜，就结一个黄瓜。若都不愿意，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，一朵花也不开，也没有人问它……”萧红，这位饱受苦难的女子，也幻想做一朵呼兰河畔的黄瓜花，可惜在薄凉的世界里，她始终是那么无助、那么凄美。

黄瓜清淡多汁、心性纯洁。锄禾当午，饥渴难耐，咯嘴咬一口，口舌生津；吃完大餐，满嘴流油，咯嘴咬一口，清脆爽口。不由人从心底道一声：还是这东西实在！看到黄瓜以自己平和的品性，守住了自己，上得了豪门盛宴，进得了百姓厨房，我就心生敬佩。

我总是这样自以为是地猜测着黄瓜的心思。其实，黄瓜活得很简单、很淡定，因为它们知道，说到天上去，自己就是一枚黄瓜。

诗歌苑

燕翅，春天的信笺

○ 惠娟

亲爱的，一汪春水
在我心底泛起涟漪
你在河的源头吗？

一只燕子，飞来
是你派遣的吗？
燕翅，一只飞翔的信笺
多少低语，藏在里边

经历了飞的轻盈

我将它贴在胸口
听见时光深处，暮色
被漫天星子洞穿

月色漫过窗口，燕翅
如墨迹画过白纸。
思念是春天的锄头
轻轻一挖，种下归期

昨日立夏，又一次写到夏天
写酷热的气息，内心的火焰
一个个短促的夜晚，
聒噪的蝉鸣
急匆匆的脚步在长安城奔走
一朵朵浮云彼此拉开距离
那隐身的惊雷，
随时闪电的光影
让一个孤勇的人重复着失眠
这无用之功，

又一次写到夏天

○ 路男

纠缠在窗外的一棵苦楝树上
日日夜夜发出窸窣窣窣的梵音
萦绕在耳边，挥之不去
像经年的故事一样，临近暮年
还在讲述着

青春与热血的那些岁月
哦，又让我惊叹起往日今昔
这美好的长安夏日
如花朵与少年
盛满了我的理想主义



豆包 AI 制图

“老母亲”这三个字总在我脑海里萦绕。每每睁开眼、抬起头，我便不由自主地想：是她悄悄住进了我的心房，还是我无端地念起了她？每逢过节，或是读到别人写父亲、写母亲的文章，我对“老母亲”的思念就愈发浓烈。

老母亲这个称呼，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。母亲生于1960年，其实老的人是我啊，距离我最后一次见她，我已经老了27岁，是我硬生生把当年39岁的年轻母亲，在心里算成了66岁。这66岁，是我翻来覆去算出来、问出来的岁数。我还年少不懂事的时候，母亲就走了。那时我正准备中考，只是茫然无知地跪在她的灵前哭，一直哭到嗓子发哑。那么年轻、那么有才气、那么好看的母亲，就这么走了。那时候我根本不懂，母亲的离开会给我带来怎样的人生变故。路人会说我是个可怜的孩子，可这份同情，半分温暖也给不到我心上。

我好像总能听见母亲在哪个隐蔽

的角落里唱戏，她一边拉风箱一边唱，我一听见声音就往她身边跑——我最爱听母亲唱歌，她唱得比所有音乐老师都好，可我怎么也学不来。一听见她唱，我就想起外婆家东屋墙上，贴满了整出戏的彩画。外婆才是真正的“老母亲”，要是母亲能活到外婆那个年纪，我一定能大大方方喊她一声“老母亲”，骄傲地跟旁人介绍：这是我的老母亲。可母亲走得早，外婆还亲自来参加了她的葬礼。我知道，在外婆眼里，母亲永远是个小姑娘——她用左手写字、左手带孩子、左手纳鞋底、左手打拍子，走起路来还是一跳一跳的小姑娘。她用左手，飞快地劳动，飞快地记账、写字，她是个读过书有文化的人。可她一直被病痛折磨，那是年轻的身体和顽劣病痛的苦苦较量。

有人说，没了母亲的孩子早当家，

老母亲

○ 郭学谦

可母亲一直把我护在身后，从来没让我走出过童年。那年我傻乎乎地点着了果园里堆着的芦苇，村里人都以为起了大火，赶过来才发现，只是靠墙堆的四五十捆芦苇烧完了。那是她当村妇女主任一整年的工资，就这么被我烧光了，旁边一排苹果树都烤焦了，我吓得站在原地动都不敢动。我看见母亲拉着父亲低声说话，他们半句都没指责我，生怕把我吓出毛病。母亲跟父亲说，千万不能告诉别人是我放的火，就说是弟弟闯的祸；我这么大了，犯了这么大的错，以后会找不到对象的。

可母亲，从来都没变成老母亲。她

离开我的27年里，容貌一点都没变，还是那样清瘦，还是会躺在床上被病痛折磨得呻吟，而我要翻山越岭，去找父亲来给她看病。原来是我老了，原来是我身边能被称作母亲的人，都老了。

我的老母亲啊，你怎么没来得及教我，要像你一样，全身心爱着自己的家人，忽略所有异样的眼光，放下所有身外的风光，把整颗心都放在爱的人身上。你就这么轻描淡写留下遗言，这些话从那么年轻、那么美丽的你嘴里说出来，说给我这个还没长大、没肩膀撑事的孩子。等我反应过来这竟是遗言的时候，你已经安安静静躺在病床上，再也不会醒了。我是不是该长出自己的枝叶，来补偿你过早的凋零，把自己也活成一道风景，像你一样，美丽、快乐、年轻、多彩、善良。

母亲变老，是我一圈圈生长的年

轮，悄悄把她推向了暮年。她离开的这27年里，一直陪着我生长，陪着我变老。她的青丝早已染上霜白，腰身也不复往日挺拔，话语渐渐变得絮叨，同样的叮咛总要反复说起。

能亲口叫一声“老母亲”，本就是一种幸福。她看着我一步步走过来：送我上学，看着我毕业长大，托人给我说媒，看着我成家立业，看着我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出生，又帮着我带孩子，给我们做小衣服、小鞋子、小被子，看着我在单位一点点熬出头，等我回家，听我讲单位里的种种故事。母亲慢慢变成老母亲，原来是这样幸福的一件事。我真羡慕能拥有这份幸福的人，可以陪着母亲慢慢变老，看着她从青春走到暮年，走到满头白发，走到拎不动菜筐，走到走路要依靠拐杖，走到说一句话都要攒尽全身力气。

可是我的母亲，没能走过这条路。她停在了39岁的站台上，把背影留给我，让我一个人在岁月里往前走。